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舉人臣查浩

#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 魯

### 哀公

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我獲罪于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魯哀公三年康子嗣位欲召仲尼

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名而可曰必名冉求于是康子使名冉求史孔子世家

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哀三年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于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于位有司弗辨也曾子問

禮記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于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

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檀弓下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納也曾子與子貢入于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音避之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檀弓下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于斯命徹之檀弓下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若其名也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封音窆下棺于槨以機關轉動之不用碑與繂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故事也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弗果從檀弓下

孺子𪏆青吞哀公少子之喪哀公欲設撥門于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以水浸榆白皮之汁播地取其引車滑而不滯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檀弓下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季孫氏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韓詩卷一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穆伯敬姜之夫文伯敬姜之子孔子曰知禮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

有斯子也吾將以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于禮矣夫檀弓下

列女傳　敬姜者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降階而卻行奉劒而正履若事父凡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絲絶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

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伯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明矣文伯乃謝罪擇嚴師而事之所與游皆黃髪兒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

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彊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而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爲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開內之闕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達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爲三公文伯再拜受教

孔叢子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内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禮記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哀公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于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魯史世家

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

十年伐齊南鄙

十一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以上史魯世家

冉有爲季氏將與齊戰于郎克之哀公十一年季康子曰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求曰學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于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林公賓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

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史孔子世家

禮記檀弓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重當作童

孔子在衛冉求言于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

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家語

哀公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用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嘆涕霣潺湲孔叢子記問

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

不聽

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爲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故也史魯世家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乃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

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袵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一本此下有鐵擿三折漆書三滅二語曰假我數年若是

我于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孔子世家

孔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後世哉乃因魯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其辭文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

秋罪丘者亦以春秋史孔子世家

衛君朝于吳吳王囚之欲流之于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于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使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曰貴無益于解患在所由之道歛躬而

行至于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恱之欲薦之于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于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于晉其半曰不若朝于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于海是賞言朝于晉者而罰言朝于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蓍龜兆以卜朝吳之吉凶今朝于吳而不利則皆移心于晉矣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于

王王出令于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淮南子人間

齊將伐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韓子五蠹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于吴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吴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于是以楊榦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吴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吴

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于吳說苑奉使　左傳哀七年邾請救於吳有魯賦邾賦語此恐外誤

吳越春秋　初齊大夫陳成恒欲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召門人謂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恥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北之齊見成恒曰夫魯者難伐

之國而君伐之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而深甲堅士選器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陳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驕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

而求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如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行其令百姓習于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爲擒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無强敵之臣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爲君

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恒許諸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絶世而霸者無强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强臣竊爲君恐焉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亡魯害暴齊而威彊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即誅之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接日内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

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強不過于魯吳之強不過于齊王以伐越而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強齊不勇也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因居越絶因居作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下吏吳王大悅子貢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不辱乃至于此子貢曰弔君

故來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爲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吴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之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内不自量與吴人戰軍敗身辱上棲會稽下守海濵唯魚鼈是見矣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玉聲以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

貢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强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于下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臣幾乎今吳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

君制其餘矣越王再拜曰昔者吴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爲墟棘身爲魚鼈孤之怨吴深于骨髓而孤之事吴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一作疑請孤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聽雅音既已三年矣焦脣乾舌苦身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吴交戰于平原之野正身臂越絶作整襟交臂而奮吴越之士繼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

之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内量吾國不足以傷吴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夫有賜存亡國舉死人孤賴天賜敢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吴王爲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子貢曰臣觀吴王數戰士卒不恩大臣内引讒人益衆夫子胥爲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身死隱君之過正

言以忠君直行以爲國其身死而不聽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强而弱巧言利辭以内其身善爲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悦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劒一良馬二子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于會稽國爲墟莽身爲魚鼈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

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于王子貢館五日越果使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少聞于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内不自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逃會稽賴王之賜得奉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强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賤臣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君吏若將遂大義弊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内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

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所恨吴王大悦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即可吴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辦不可以勝敵今吴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爲之奈何定公曰何以待之子貢曰休兵伏卒以待之晉君許之子貢返

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以伐齊越絕書大同小異繹史子貢歷說一叅本出策士附會之談史記信之而爲列傳家語又信之而益以孔子吳亡越霸之言夫越之滅吳孔子卒已八年矣斯之不實居然可知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避席曰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

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在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懔乎如以腐索御奔

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氷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新序卷四 又荀子哀公

莊子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珮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

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按莊子後於魯哀公遠矣此其寓言

新論　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著儒衣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耶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

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

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可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

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于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于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怨讀爲蘊言蘊畜私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

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揔要萬物于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哀公問舜冠于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于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務讀爲冐拘與句同典領也言雖冠衣拙朴而行仁政也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冐而句領者鄭康成注曰冐覆項句領繞頸也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

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荀子哀公篇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爲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竊讀爲察荀子哀公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向者君問丘曰子

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毁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荀子子道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

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說苑政理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卭言其不恭職事而病其主也韓詩卷四又荀子哀公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

者無取健者無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

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說苑尊賢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于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說苑指武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誰賢對曰衛靈公公

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内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禄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說苑尊賢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

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一曰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云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二哉韓子内儲上

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

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呂覽先己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韓子內儲上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

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說苑襍言

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

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于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孔叢子上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仲尼先飯黍而

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韓子外儲左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名問仲尼仲尼

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未下遍而火已救矣韓子內儲上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荅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于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

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孔叢子上

公儀仲子之喪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檀弓免音問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于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檀弓下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于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

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宫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賛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孔叢子上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貌醜者姓名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于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矣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

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然而若辭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于楚矣適見㹠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妃嬪也不爪翦不

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可以邀至尊之盻結新昏之歡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盛極也其可以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和不可滑則成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子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莊子德充符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

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强諫三不祥也哀公嘿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淮南子人閒

魯哀公問於顔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恐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彼冝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于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内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内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内之刑者惟真人能之（莊子列禦寇）

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公曰否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恐冤之

飢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為王肅喪服要記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黃黃一作鴻下同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鬭者勇也得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請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

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韓詩卷二　又新序卷五

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

左昭而右穆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毋害于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淮南子人間
魯人有周豐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檀弓

下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墳一作真）顓頊學乎祿圖（祿一作綠）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附一作跗）舜學乎尹壽（舜一作克與工句互）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貸子相一作威子伯）文王學乎錫疇子斯（錫疇一作欽時）武王學乎太公（太公一作郭叔）周公學乎虢仲（虢仲一作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二聖人未

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韓詩卷五 又新序卷五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衞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故也昔吳楚燕代謀一舉而伐秦桃賈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

之遂絶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車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羊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仇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于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喟然笑

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韓詩卷八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

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死也

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能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韓詩卷三

古文瑣語　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

曰汝胡以盜對曰此猶之乎蟻羶也慕羶而附寧可已邪子夫夫爲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蹠魯之民盜也嘯其徒數千人驪山之陽抉人肝而食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因桓以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貨偃然竊以逋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臣實魯君焉國政爲家事國賦爲家

賦藐然魯君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盜也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君覥然不斥季孫之立而以為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於人而已矣子大夫與吾儕小人其俱負翳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辨哉盜也去之縶於獄中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

人于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說苑政理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為子路以其私秩衆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

由之爲仁義乎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故如是之不知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内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於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

韓子外儲右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采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孔叢子記問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

曰麏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

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則視之

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

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

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

泣曰予之于人猶麟之于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

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

兮我心憂

孔子晨作負手曳杖逍遥于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喆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喆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女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即與賓主夾之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余殆將死遂寢病公孫子孔子有疾哀

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過飲酒不勤醫曰是良醫也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于魯城北泗水上論衡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為之却流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栢為志焉稽命錄孔子墳方一里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之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于墓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于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家語又錯見檀弓史記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

尼父 檀弓上與左傳小異

拾遺記 周靈王 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于闕里文云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孔母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至魯哀公十四年魯人鉏商田于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在焉夫子知命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

皇覽冢墓記 孔子冢在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冢塋方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

冢爲祠壇方六尺與地方平祠堂冢塋中樹皆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皆無能名其樹者盖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數來種之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檀弓下

南宫敬子問顔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

意而與君子斷事是以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韓子外儲左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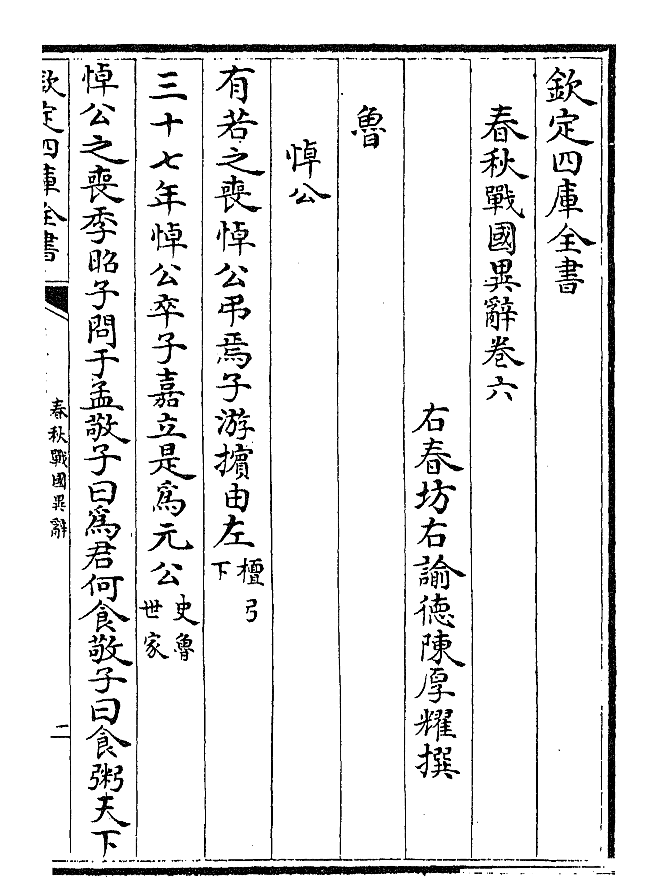
必以時雨旣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說苑貴德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于地而株絶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說苑辨物

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刼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

武伯於衢曰請問余及死乎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史魯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


#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六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 魯

### 悼公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檀弓下）

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爲元公（史魯世家）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于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

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檀弓下

元公

齊人攻魯魯欲將吴起吴起衛人好用兵嘗學于曾子吴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吴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吴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

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往事之（史孫吳傳　按魏以吳起爲西河守在魯穆公元年則起之仕魯當在元公時）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

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吴子出之其妻請於兄而索入其兄曰吴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幾望也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衛君之重請吴子吴子不聽遂去衛而入楚一曰吴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吴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

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韓子外儲右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衂已衂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韓子說林

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史魯世家

穆公

公儀潛魯人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

相子思曰公儀子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魚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

潛竟終身不屈高士傳

魯人有公儀僭者數本皆作潛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于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

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孔叢子上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順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民下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

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
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家織布好而逐出其婦
燔其機曰欲令農夫女工安所售其貨乎淮南子

史記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
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
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
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
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

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公儀子相魯而嗜魚一國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必不能致我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

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韓子外儲右淮南道應稍節數語）

楚成王（楚成王與公儀休不同時當是聲王）賛諸屬諸侯使魯君為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為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君遂為僕（說苑權謀）

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

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

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寛也今使燕爵爲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徳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痹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呂覽長利

辛樂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樂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

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邉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
南宮邉子南宮邉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
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
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
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
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于兩社之間也使吾
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
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

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說苑至公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于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音綃幕魯也檀弓上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

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莱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孔叢子上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孔叢子上

孔思請行孔思伯魚之子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爲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爲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呂覽審應

魯穆公訪于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

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于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毁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禄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孔叢子上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

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孔叢子上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爲善孳孳以至夜

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孔叢子上

穆公問于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檀弓下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

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孔叢子上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𥳑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𥳑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

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難三上語稍畧龐𫜨作龍𫜨又孔叢子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惟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于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

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于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文凡羣臣卜于祖廟亦權之可也孔叢子上

閭丘温見田氏將必爲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名姦弗

忍行也孔叢子上

子思之母死于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于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檀弓上

子思之母死于衛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伯魚死其妻嫁于衛之庶氏死何爲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遂哭于他室檀弓下

陳莊子死赴于魯魯人欲勿哭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檀弓上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句虐句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

求之毋乃已踈乎從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從市不亦可乎檀弓下

魯穆公時有九子母寡臈日行禮畢悉名諸子謂曰婦中無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老矣欲往視之諸子諾復名諸婦謂曰婦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今諸子許我歸寧當與少子偕行以備婦人出入之制約至暮而返及還天未暮至閭外而止暮而後入魯大夫怪而問之對曰妾不幸早寡與九子居臈日歸視私家與諸婦

約至夕而反妾恐其酺醵醉飽人情常有也故止閭外待暮而後入大夫美之上其事于穆公賜號曰母師使夫人諸姬皆師之列女傳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楚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楚雖强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韓子說林上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

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顧也客退子上請曰白子上名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孔叢子 孟子車即孟軻

列女傳 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

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宫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風俗通孟子之母姓仉氏

韓詩外傳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懐妊

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列女傳　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

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

韓詩外傳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

列女傳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内孟子不説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説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

韓詩外傳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荀子云孟子惡敗而出妻其事未聞

孔叢子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孔叢子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子思子　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文選注子輿孟軻字也

說苑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

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瑣魯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

子產時則凡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于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琴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

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孔叢子

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爲共公 史魯世家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出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既無列于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

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孔叢子

說苑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于門哉

共公

黔婁先生齊人修身清節不求進于諸侯魯共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

之以黄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高士傳

魯黔婁先生死曾子曾子一作魯西下同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戸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槀緼袍不表覆以布袍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于此生時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之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

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者先生君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斯人也而有斯婦列女傳

地志　黔婁臨淄人守道不屈威王師事之

共公二十年卒子屯立是為康公

康公

康公九年卒子匽立是為景公

景公

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為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

平公

平公二十二年卒平公見孟子子賈立是為文公一作潛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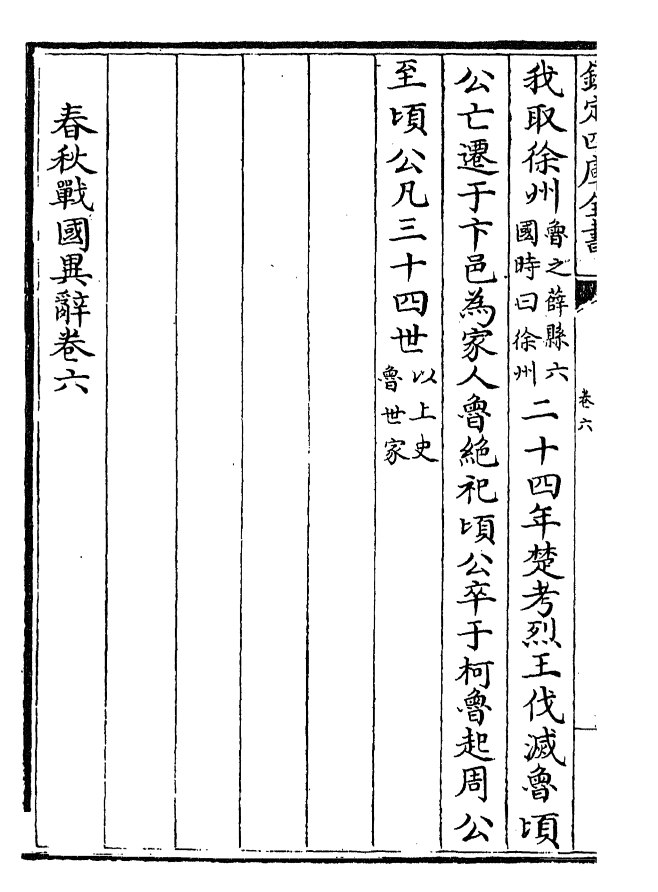
廣文選　魯平公與齊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正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

文公

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子讎立是為頃公

頃公

頃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頃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



我取徐州魯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于下邑為家人魯絶祀頃公卒于柯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以上史魯世家

春秋戰國異辭卷六